

美食诱惑

# 夏食黄鳝最当时

甘武进

“夏令之补，黄鳝为首。”夏日的风裹挟着湿热气掠过窗棂时，饭桌上若能端上一盘紫苏黄鳝烧鳝鱼，便是对季节最妥帖的回应。紫苏的辛香钻进鼻腔，混着黄鳝的清爽与鳝鱼的鲜美，舌尖先于牙齿尝到那份复合的鲜，夏日的燥热仿佛也随之消解，日子便在这一筷一箸间，漾开凉爽惬意的涟漪。

黄鳝的称谓在乡音里流出百般模样：江南唤作鳝鱼，蜀地称蛇鱼，苏北一带则亲昵地叫长鱼。它们藏在稻田的软泥里，躲在小河的石缝间，池塘的芦苇根下也常有其踪迹。春末夏初，这些滑溜的生灵从越冬的洞穴里探出头，经过整个春季的觅食，小暑过后的黄鳝把自己养得圆滚滚的，脊背泛着青褐色光泽，肚皮却白得透亮。此时的鳝鱼最是丰腴，刺细肉厚，用筷子轻轻一挑便能撕下整块蒜瓣肉，不仅滋味鲜美，更藏着自然的馈赠——高蛋白低脂肪的肉质里，饱含着赖氨酸与钙铁磷等微量元素，难怪民间总说“夏吃一条鳝，胜过吃人参”。

年少时，我常与伙伴到田间捉黄鳝。新翻的秧田蓄满了水。在秧苗即将栽下去的前几天，正是捉黄鳝的好时机。新修的田埂边有一层防水的淤泥，里面就是黄鳝的新家。手指头粗细的洞口，隐现在田埂边的杂草间。找到进、出的洞口，双手分别伸进去，手指交会处，拇指粗细的黄鳝瞬间便抓到手中了。有时，我们会用铁丝制成钩钩黄鳝，在竹篓装上饵料来诱捕黄鳝，但捉黄鳝的过程最难忘。

在家乡，黄鳝炖黄瓜是道名菜，也是我母亲的拿手菜。母亲将黄鳝剔骨切段，锅加热加油，火调小，放入姜蒜和花椒，炒香后加入黄鳝骨头，炒一会后再加黄鳝肉一起炒；放料酒生抽，将黄鳝炒至有点卷。加清水，加入切好的老黄瓜、小米椒和紫苏。盖上锅盖，大火烧开，转中小火炖。炖至透明，加盐起锅。炖好后汤呈乳白色，浓浓的，红红的小米椒与刚撒上去的葱花相映生辉，令人垂涎欲滴。

盘龙鳝是母亲常做的一道菜。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仔细观察却大有诀窍。母亲在选材上很有讲究，黄鳝长度在15厘米左右。长度不够，黄鳝太小，吃不尽兴之可惜；太长了，黄鳝粗大，调料难以入味且盘得不够，少了盘起来的韵味，这道菜就打了折扣。在做法上，母亲以泡、烫、焯炒为工序，辅以红色辣椒等，盘中的黄鳝一条条微翘尖嘴，曲曲盘中，外焦里嫩，表皮酥软，肉质细嫩，食后回味无穷。

黄鳝的滋味，在不同的烟火里绽放出万千姿态。江南的面馆里，鳝丝面用现划的鳝肉快炒，配着茭白丝浇在阳春面上，撒把胡椒粉便鲜得通透；老上海的响油鳝糊讲究“热油浇响”，鳝丝与酱油在热锅里翻滚，临上桌时浇一勺滚烫的猪油，滋滋声里香气四溢；淮安的长鱼宴更是把鳝鱼做出了百种花样，软兜长鱼用的是鳝鱼脊背肉，在沸水里烫透后，以葱姜蒜爆香，吃起来滑嫩中带着韧劲，据说当年乾隆南巡时，尝过这道菜都赞不绝口。

翻开泛黄的古籍，鳝鱼的身影早已在时光里游弋千年。《诗经·硕人》里“施罟濊濊，贙鲙发发”的句子，说的便是撒网捕鱼时，鳝鱼在网中翻腾的景象；元代马钰在《西江月·赴胡公斋》里写“我会调羹和美膳，自然入口甘甜”，想来那时的鳝鱼，也如今天这般令人垂涎。古人早已懂得顺应时节的智慧，在湿热的夏日里，借鳝鱼的温补驱散体内的湿寒。

如今空调房里的凉意总不及自然的馈赠来得妥帖。当蝉鸣声渐密，菜市场的水产摊前便多了装着黄鳝的水盆，它们在清水里舒展着身体，等待成为某户人家餐桌上的惊喜。买几条回家，或炖或炒，看紫苏在热油里舒展，听鳝鱼在锅中咕嘟，窗外的暑气仿佛都被隔绝在厨房之外。这大概就是时令的意义——让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因为一盘菜想起故乡的田埂，想起母亲的灶台，想起那些与自然相赠的美味相关的，温柔而具体的时光。

# 怀念那些星光灿烂的日子

## 军旅情怀

叶少华

夜，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轻轻铺展在窗前。我躺在沙发上刷着剧，当荧屏上的男女主角指着星空欢笑时，胸腔突然泛起一阵酸涩。那片璀璨星河，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尘封的匣子，让我跌进了满是星光的光年里。

小时候的夜路，是被星星照亮的。暮色四合，我攥着母亲的衣角往家走，脚下的碎石子总硌得生疼。妈妈开我的手，指着天空说：“别怕，星星都在咱头上点灯呢。”我仰起头，银河倾泻，细碎的星光点缀天

幕，像洒落人间的碎银。风掠过麦浪，带着泥土的气息，仿佛在说：“慢点走，我陪着你。”后来独走夜路，总会想起母亲的话，把书包抱在胸前，踩着星光影子，听着虫鸣蛙叫，竟也不觉孤单。

军营的星光，是无声的战友。夜行军的山路蜿蜒如蛇，我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在黑暗中跋涉。月光藏在云层时，星星就成了唯一的星标。它们悬在山巅，悬在树梢，悬在每个人汗湿的眉间。紧握着瘫坐在地，看着星光落在战友通红的脸上，忽然觉得疲惫都有了重量。野外挖掩体的深夜，铁锹与泥土碰撞的声响回荡在空寂的山谷，抬头望去，星星密密麻麻，像无数双眼睛，见证着我们在夜色里挥汗如雨，见证着青春在星光下悄然生长。

军校考核的那个夜晚，是北斗星救了我。独自在陌生的山林里辨不清方向，地图被汗水润得发皱，指南针的指针在黑暗中微微颤抖。恐惧像藤蔓般缠绕上来，我猛然想起教员的话：“迷路了，就找北斗星。”仰头的刹那，七颗星连成明亮的勺柄，稳稳地指向北方。那一刻，星光仿佛穿透了迷茫，化作温暖的力量。我跟着这盏永不熄灭的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直到黎明的曙光吞没最后一颗星辰。

后来走遍新疆的边防线，披星戴月成了常态。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车灯切开稠稠的夜色，而山顶的星河始终流淌。边关的星星格外清亮，像成边战士们坚毅的眼睛。站在界碑旁，看星光洒在蜿蜒的国境线上，突然懂得，原来我们守护的

不仅是脚下的土地，还有这片亘古未变的星空。

如今，城市的霓虹织成了光网，遮蔽了天际的璀璨。手机屏幕的蓝光代替了星光，快餐式的生活填满了每个缝隙。可每当夜深人静，那些与星星相伴的时光总会不请自来：是母亲温暖的话语，是战友并肩的身影，是迷路时的坚定指引，是边关冷月里的忠诚守望。

今夜，我推开窗，意外地见几颗星星从云层里探出头来。它们还是旧时的模样，安静地悬在那里，等待着每个愿意驻足仰望的灵魂。原来，只要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星光从未真正远离。那些藏在星河里的故事，那些浸透星光的岁月，早已化作心底最温柔的力量，照亮未来的每一步。

## 岁月无声

# 故乡的旋律

丁梅华

夏夜的风掠过窗棂，带来远处稻田的清香，恍惚间，蛙声从记忆深处涌来。我仿佛又看见年少时的自己，坐在老家院子的槐树下，数着天上忽明忽暗的星星，任清涼的晚风拂过发梢，将白天的烦恼都吹散在月光里。

故乡的一切，都像一首悠扬的旋律，在岁月里缓缓流淌。槐树是乐谱上的高音符号，每到夏天，串串白花垂落，花香沁人心脾。树下曾是我和小伙伴们的秘密基地，我们分享着年少的心事，那些窃窃私语，混着悦耳的风声，成了记忆里最动听的音符。萤火虫提着灯笼在田间飞舞，为子夜的田畴增添点点光亮，它们忽闪忽闪的轨迹，恰似乐谱上跳动的音符，演奏着专属于故乡的夜曲。

离家多年，日子像一本被反复翻阅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成长的故事。疲惫时，我总会翻开记忆的篇章，寻找故乡的影子。在文字的世界里，我与诗歌相伴，在字里行间寻觅那份熟悉的温暖。当读到描绘田园风光的诗句，故乡的画面便会浮现在脑海中浮现：清晨袅袅升起的炊烟，缠绕着灶台的香气；傍晚归巢的鸟儿，掠过金色的稻田；还有父母忙碌的身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很长。

父亲的梦境里，藏着对土地最深沉的爱。他在田垄上辛勤耕耘的模样，仿佛一首无声的诗。那些播下的种子，不仅是对丰收的期盼，更是对生活的希望。母亲的眼神里，充满了牵挂与不舍。离家那天，她站在路口久久凝望，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转角，那目光里的深情，化作了前行路上最温暖的旋律。

如今，故乡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每次踏上归途，熟悉的乡音、亲切的面容，都让我倍感安心。从城市到村庄，不再是单调的轮回，而是心灵的回归。故乡的旋律，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陪伴着我，给予我力量，让我在前行的路上，永远记得来时的方向。



《含苞待放》赵超帆 摄

## 诗歌

# 夏天的池塘

龚凯健

那朵娇艳的荷花抖了抖花瓣  
夏天就从水里跃到空中  
池塘之上盛开得热烈  
荷花一样摇曳绽放，高调张扬  
夏风般轻盈而欢快  
但有一些欢笑是深沉的  
动物中的精灵对季节的变换充满期待  
它们对夏的喜悦恰如对春的怀念  
蜻蜓和青蛙  
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快活的意义  
在夏天的池塘里  
独自一人与万物交融  
我从一只忙碌的蜜蜂身上  
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另一只蜜蜂 它正辛勤劳作  
想要把自己和夏天酿成甜蜜

## 心灵曙光

# “花木兰”的中国心

刘利元

杨善中说，在母亲李月美参加南侨机工前，总是被同一个梦惊醒，梦到自己孤身飘荡在海上，海风越来越大，海浪越来越高，依稀的海岸线越来越模糊，她伸手想抓什么，却什么也抓不到……

梦醒后，她满身汗水，蜷缩在床上，呆呆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回想阿爷平日讲台山都斛的模样，说那里的北峰山群连绵不断，北峰山下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还有清幽幽的都斛河，总有大大小小的渔船撒网作业，还有许多半大小子挽起裤脚在河边钓鱼，或者拾取涨潮冲上滩来的螃蟹、沙白、跳跳鱼和各种的虾，那个山清水秀、稻花香、渔歌唱晚、景色宜人的地方，真的要成为永远的传说吗？

家族出洋已历三代，阿爷来到马来亚槟城后没回过家乡，阿爸在马来亚槟城出生，也没回过家乡。祖国和家乡的样子，是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中形成的。对祖国和家乡的牵挂，平日里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强烈和明显，到了生死关头，一下子无可抑制地爆发出来。日间听闻东北沦陷、华北沦陷、华南沦陷，整个国家只剩滇缅公路一条接受外援通道，她感觉自己的口鼻被人紧紧捂住，整个人几乎就要窒息。

难道生而为中国人，连脑海里萦绕的那一点点寄托和念想，也不能够了吗？从今往后，真的要身若飘蓬无所依？浪迹天涯无所归？不行，绝对不行！陈嘉庚先生倡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正在招募，

我要去报名！我要去报名！

外祖父是一名华侨商人，家里有三四辆车，母亲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开车。不料到了报名处，却吃了闭门羹。南侨机工只招男的，不要女的。一脸似火热情被泼了冷水，怎么办？母亲满脸沮丧回了家，遇到了也要出门去报名的弟弟李锦容，灵机一动，请李锦容帮忙把头发剪掉，借穿他的衣服，换一个报名点再去报名，蒙混过关，通过了。

这批热血青年，从马来亚转辗到缅甸，发现五洲四海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堆积如山，可是国内缺乏能开卡车的司机，不能及时转运。母亲和舅舅他们，没来得及歇口气，便赶紧上岗了。

从1939年开始，到1940年遇险，母亲日日奔波的滇缅公路，到处都是羊肠小道，从崖壁上开凿出来的战备公路非常狭窄，非常陡峭，前方是无尽的拐弯，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头顶时时有日军飞机盘旋轰炸。母亲双手紧握方向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路况，在一个90°转角的急弯处，忽然看到路面上有一个大坑，应该是刚刚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母亲急踩刹车，不想引发车辆侧翻，驾驶室挤压变形，母亲和副驾被紧紧卡在车厢里，动弹不得。说来也巧，恰好后面有一辆后勤司令部的吉普车跟了上来，开吉普车的司机，把浑身是血的两个人救了出来，开车送他们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才发现其中一位伤者是女同志。因了这段儿奇缘，救人的司机便和李月美结为夫妇。杨善

中笑了笑说，这位司机是一位籍贯海南从苏门答腊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他便是我的父亲杨维维。

身份暴露，母亲不能再驾驶卡车运送物资了。她之前在马来亚多少学过些护理技术，于是就地转行，脱下军装，穿上白衣，在地医院做护士。南侨机工总共有3000多人，谁也没想到在深山大沟里纵横驰骋的，还有一位女司机。最早是南洋报纸发了“当代花木兰”的报道，何香凝女士赞誉她为“巾帼英雄”，母亲的英勇事迹在华人社会广为传颂。1945年抗战胜利，舅舅复员回了马来亚，母亲先回到槟城，其后和父亲来到缅甸开了一家咖啡馆，转身做了家庭主妇，每日耕田种菜，洗衣做饭，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65年回国之前。再后来回到广东，1968年去世。

杨善中说，母亲属猴，我也属猴。母亲带我回国时，我才9岁，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只有12年，但总记得母亲说过的一句话：“身为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总要装一颗中国心在里面，否则便如身世浮沉的雨打之萍，四海飘零心无所依。”我和哥哥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母亲给哥哥取名“善国”，给我取名“善中”，就是想让我们不论身在何方，都不要忘记中国。

身为瑞士中友好交流协会会长的杨善中正为瑞士与中国民间友好往来多方奔走，他常说的一句话，也是母亲当年讲得最多的，“有国才有家，祖国好家乡才能好！千千万万的华侨华人才能真的好！”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 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

A WORRY-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ENJOY FINE FOODS

## 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

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



中共江门市委  
江门市文明办